

偵探小說 / 倪匡著

金酋長



「金酋長」目錄

金酋長	一
太陽神	三〇
風向	三
奇蹟	一〇七
粉紅鑽石	一五
奇輪	一六
亞洲皇后	一八三

金酋長

高斯到這個南太平洋小島來的目的是攝影，攝影是他的職業。這個小島位於菲律賓的南部，島名叫作泰魯。高斯之所以會來到泰魯島，是因為半個月之前，他在一個偶然的集會上，遇到一個人類學家的緣故。

人類學家當時用極神秘的口吻形容泰魯島，他說：「我到過世界各地，研究各地的人類，每個地方的人，都有其源始可尋，可是只有泰魯島是例外，泰魯島上的土人，我甚至無法肯定他們是哪一種人，或許是和印尼土著相近的棕種人，可是他們有極其神秘的風俗和信仰，我根本無法接近他們，別說了解他們了！」

如果當時高斯不是多喝了幾杯酒，多了幾句話，他或許也不會到這個荒僻的小島上來的。

可是，高斯當時却頗有醉意，他「哈哈」一笑，道：「那是你不想去接近他們，作為人類專家，你不是十分稱職，所以才會這樣！」

這種批評，當然是絕不禮貌的，集會上也因此靜了片刻，那位人類學家總算沉得住氣，只是冷冷地道：「有些人對於自己不必去體驗的困難，總會覺得旁人做不到是很愚蠢的！」

高斯却沉不住氣，大聲宣佈：「我到那個神秘的泰魯島去，用我的攝影機，將那個島上土著的一切記錄下來！」

如果當時不是有包祿士先生在場的話，一到明天，高斯可能也早就將他酒後的豪語拋諸九霄雲外了。可是偏偏包祿士先生在場，而他是一個著名的出版商，當時就拍着高斯的肩頭，道：「好，我替你出版專集，到時一定可以轟動全世界！」

人類學家又加了一句，語氣冰冷：「希望你別令我們失望，大家都等着。」

於是，即使在第二天酒醒了之後，高斯也不能再打退堂鼓了！他花了三天的時間，乘搭一艘漁船，到了泰魯島，那小島根本没有定期的交通工具。

不過這時，高斯躺在海灘上，望着藍天白雲，聽着海濤冲刷沙灘的聲音，身下的海灘又細又軟，除了大自然的聲音之外什麼別的聲音都沒有，高斯閉着眼，享受着陽光，心裏一點也不後悔。

泰魯島的風景十分美麗怡人，他根本忘記了時間，直到肚子有點餓，他才睜開眼，坐起身來。當他坐起身來之際，他不禁陡地呆了一呆。在他的對面，蹲着一個滿臉都是皺紋的老頭子，那老頭子的額角又高又廣，雙眼深陷，炯炯有光，正盯着他在看。

高斯心裏自然很不高興，因為看樣子，那老頭子已經來了很久了。一個人在那樣美麗的環境中享受寧靜，自然是不喜歡人來打擾的，所以他瞪了那老頭子一眼，準備站起身來。

高斯才站起來，那老頭子也站了起來，而且，還開口對高斯說起話來，那老頭子要連說兩遍

，高斯才聽得懂他是在說十分生硬的英語，那老頭子是在問他：先生，要不要買點東西回去做紀念？

當高斯聽懂了對方的話之後，他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來。這實在是令人發噱的，這樣的一個小島上，居然也會有做遊客生意的人！

昨天，高斯踏上這個島的時候，幾乎懷疑自己要做穴居人，幸而在離海岸不遠處，有幾戶人家，並不是島上的土著，而是菲律賓人，而且居然還有一家由棕櫚樹搭成的房間，算是旅店，高斯才算有了棲身之所，就是這樣的一個小島，居然有人兜售紀念品！

高斯一面笑着，一面道：「好，我倒想買點東西做紀念，不知道這裏通用什麼貨幣？」

高斯這樣問，根本是開玩笑性質的，可是那老頭子却立時道：「先生，披索可以，盾也可以。」

高斯聳了聳肩，道：「好，你想買什麼東西給我？」

老頭子的態度，忽然之間，變得十分神秘，四面張望了一下。老頭子這種神態實在是多餘的，附近根本沒有人，就算大聲叫，也至多不過驚起幾隻海鷗而已。

老頭子四面看了一下，才從身邊，摸出了一隻長方形的小木盒來。

這時，高斯才打量了一下對方的衣着，那老頭子穿着一件樣子很奇特的白麻布罩袍，看來像是同教徒常穿的那種，無法肯定他確實的年紀，但是精神看來很好。他取出了那隻木盒之後，又用雙手將木盒掩住，向高斯望來。

高斯一眼就看到，那隻小木盒的外面，有著簡單而線條古樸的浮雕，看來像是土人的雕刻品，他心中就十分高興，能够得到一件土人的雕刻品，至少是一件收穫了。

高斯說道：「好，我要，多少錢？多少披索？」

老頭子側頭想了一想，道：「兩千披索！」老頭子的開價，令得高斯不由自主，罵出了一連串的粗話來，他當然不是用英語來罵，而是用他常用的方言，當他罵的時候，老頭子眨着眼望着他，神情好像十分害怕，高斯還沒有罵完，他就大叫一聲，將小木盒向高斯拋過來，轉身就逃！這突如其來的動作，着實嚇了高斯一跳，罵也罵不下去了，木盒打在他的身上，出乎意外之外，十分疼痛，在他的身上，落了下來，落在沙上，也立時埋了半截在沙裏，看來十分沉重。

高斯一面撫着被木盒擊中的胸口，一面抬起頭來看時，那老頭子奔得十分快，轉眼之間，已經奔進了近岸處的密林，看不見了。

高斯一聽老頭子的開價就破口大罵，因為在他的預料之中，對方至多不過開價三個或是五個披索而已，可是一開價，居然是兩千披索！兩千披索，那等於好幾百美金，高斯再也想不到這樣的小島上，也會有敲詐遊客的壞習慣，所以才怒氣大發的。

可是接下來的事，他却在意料不到的。那老頭子既然拋棄了木盒，而且他還被木盒打得很痛，那木盒看來也不值什麼錢，當然應該是歸他所有了！

高斯毫無內疚地俯身，拾起那隻半截埋在沙裏的木盒來，可是他才拿起那隻木盒，就陡地呆了！一呆，那隻小木盒的沉重，遠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！

那木盒不過五吋長，兩吋見方，可是拿在手裏，沉甸甸地，一下子幾乎抓不住。

高斯自然知道，世界上決沒有任何木頭有這樣沉重的，盒子這樣重，當然是由於木盒中有什麼不尋常的東西之故，高斯是性急的人，他立時急不及待地想將盒子打開來。可是半分鐘之後，他又有了新的意外：那木盒看來，是打不開的！

那外表看來是一隻木盒，實際上，可能只是一段木頭而已，高斯翻來覆去地看着，也看不出蓋在什麼地方。要不是高斯肯定一段木頭決不會如此沉重的話，他決不會再動腦筋去打開它了。

高斯反正沒事，他坐了下來，將雙足伸向前，伸到海水捲上來，可以捲得到的地方，然後，再仔細來研究那隻木盒。不一會，他就看出，那隻木盒的形狀，恰恰像——一點也不錯，恰恰像一口小棺材。

任何長方形的盒子，看起來都可以像棺材，但那隻木盒尤其像，那是因為盒上的浮雕。

盒的六面，有一個長方形面是沒有雕刻的，與之相對的一個長方形面上，刻着一個雙手交疊放在胸前的人，通常只有死人才有這樣的姿勢，埃及的木乃伊，就全是這樣的姿勢，浮雕上的人，有着巨大的頭飾，不過刻工簡陋，是什麼樣的頭飾，却看不清楚。

小木盒上其他兩個長方形面，刻的全是野獸的圖案，幾隻走獸刻得很生動。另外兩個正方形面上，刻的是一種樣子很奇特的花朵。所以使得這個小木盒看起來，十足像是一口小棺材。高斯在仔細察看了一會之後，又發現那的確確，是一隻木盒，不但是一隻木盒，而且還是手工極其精巧、製作十分精美的一隻木盒。因為高斯在盒上，發現了許多縱橫交錯的裂縫，那些裂縫又細

又緊密，如果不是仔細察看，是根本發現不了的。

高斯也立即想到，那是一隻「機關木盒」——所謂機關木盒，就是整個盒子，是由許多塊木料，巧妙地拼合起來的那種，一定要先弄開其中的一塊，整個木盒才會解體，不然，除非將之裂碎，是打不開來的。

有了這個發現，高斯心中更加高興。因為他假定這木盒是泰魯島上土人的作品，如果土人可以製造出這種精巧的機關盒子來，那足以證明泰魯島上的土人，有十分高的文化和智慧，這又是他的另一收穫了。

高斯試圖將木盒拆開來，他用一柄小刀，在每個可以看得見的裂縫上試探着，可是每一個縫都合得十分緊密，全然勞而無功。

高斯全神貫注在這個機關盒子上，也忘了肚餓，直到肚中咕咕叫之不已，他抬頭看了看已屆正中的太陽，才省覺自己已費了不少時間。

他順手將木盒放進褲袋中，木盒雖小而重，使他覺得很不舒服，他索性將之抓在手中，向岸上走去。穿過了一片樹林，就可以看到那幾家人聚居的所在，一羣狗隻奔過來向他吠叫着，幾個小孩咬着手指，有點好奇地望着他，高斯一直來到他住的那家「旅店」，在門口一個草棚下坐了下來，順手將那小木盒放在竹子編成的桌上。店主人是一個中年男人，看來像是海員，走了過來，高斯道：「肚子餓了，我要最豐富的食物！」

店主人滿面笑容，道：「我們有最好的——」高斯始終不能知道店主人能供應「最好的」什

麼，始終不能知道的意思，就是他以後再也沒有機會知道。因為當店主主人說到這裏之際，一眼看到了桌上的那隻木盒。而當他看到了那隻木盒之後，他大叫了一聲，講了兩句高斯聽不懂的話，轉身就奔，一面奔，一面叫着。隨着店主人的叫喊，屋中奔出如下人等：三個女人，四個小孩，一個男人。據高斯所知，那是這個村落的全部人口，這些人一奔出來，就直奔海邊。

高斯站了起來，叫道：「喂，你們幹什麼？你們幹什麼？」可是完全沒有人理他。

而高斯也看出事情不對頭來了，因為兩個女人在向前奔去的時候，順手抄起了剛才還好奇地看着高斯的那兩個小孩子。而另一個女人，起初想去抓一隻就在她身前的雞，跟着雞奔了兩步，被一個男人一把將她抱了回來，繼續向海邊奔去。

照他們奔走的那種狼奔豕突的情形來看，簡直像是島中心的那座高山，在十秒鐘之內就要向他們當頭砸下來一樣！高斯覺得那不是叫叫就可以阻止他們的，他連忙離開桌子，追了上去。可是在奔跑的速度而言，高斯顯然及不上那些人，甚至及不上其中一個最肥胖的女人，等到高斯追到海邊時，看到所有的人，全上了一艘木船，兩個男人已迅速地扯起帆來，木船已經駛出海去了。

高斯整個人都呆住了，看樣子，這些人不但走得匆忙，而且像是永遠離開這裏，再也不願回來了！那簡直是亡命了！

高斯又大聲呼叫了一回，可是木船越駛越遠，這時，高斯才想起了店主人是看到了那隻木盒之後，才陡地狂叫起來的。

一隻小木盒，就算是一口小棺材，又何以會引起這些人這樣的驚恐？高斯搔着頭，一點也得不到答案，他只好走向「村落」去，這時，村落裏除了雞、狗之外，一個人也沒有了，高斯老實不客氣，自己動手，找到了食物，飽吃了一餐，看來食物很多，不愁會餓肚子。他一面進食，視線始終未曾離開過這隻小木盒。

等到他吃飽了肚子，他才覺得實在太靜了，靜到了島上像是只有他一個人。

當然，他知道島上決不止是他一個人，據店主人說，島中心的山谷裏，就住着泰魯族的土人，究竟有多少土人，店主人也不知道，因為土人並不友善，從來也不歡迎別人進去，而要到達那山谷，據說只有一條路可通，還要經過一個極其曲折、險窄的地下水道，所以沒有人去過，店主人也告訴過高斯，那人類學家就是硬要進去，而被他從一株極高的棕櫚樹上解下來的。

高斯他知道，除了土人之外，至少還有那個奇怪的老頭子。那老頭子看來不像土人，土人據說是從不離開山谷的，那麼，這老頭子又是什麼人？現在，他又在什麼地方？高斯決定先去找找他。

高斯先在村落的附近找了一遍，接着，又持着一根木棍，找到更遠的地方，用木棍拍開濃密的野草和灌木叢，一面大聲叫着。

可是一直忙了兩個來小時，仍然一點信息也沒有，高斯只好回來，打開了椰子，喝着清甜椰子汁，心裏盤算着他該怎麼辦。

他原是誇下海口，要用攝影機將泰魯島土人的生活情形紀錄下來的，這項工作仍是非進行不

可，要不然，他就不能回去——沒臉見江東父老。

可是，現在却發生了這樣他事先絕想不到的意外，他是不是應該再在這個島上耽下去呢！恬靜的環境似乎沒有幫助，高斯越想心裏越是煩。而這一切煩惱，又全是那隻小木盒所引起的，高斯心裏一發急，順手抓起小木盒來，向前就拋！

這時，他正躺在兩棵樹之間的一張由樹皮組成的吊床上，那小木盒叫他拋出去，「拍」地一聲，重重撞在樹幹之上，落了下來。

高斯一眼看到，小木盒一落下來，跌在地上，其中有一塊不規則形狀的小木頭，跌了出來！那是機關盒子的樞紐！只要這塊小木頭弄開了，再要打開那隻盒子，就絕不是什麼難事！

高斯心中大喜，一躍而下，只可惜對於怎樣自吊床上下來，高斯的經驗可不足，他實際上是從吊床的邊緣上，滾跌下來的，一落了地，他就向前奔去，拾起那塊小木頭，又拾起木盒來。

小木頭是在木盒中心部份跌下來的，剛好是刻在盒上那個雙手交叉的人的頭額部份。

同時，高斯也可以看見，木盒缺了一小部份，木盒裏面，看來是一層一種十分堅韌的，灰黃色的樹皮，不知包着一些什麼東西。

本來，高斯可以立刻割破樹皮，看看裏面那麼沉重的究竟是什麼，但是，高斯又發現，那樹皮上，好像用一種棕紅色的顏料，密密層層，寫着不少文字。

這時，高斯的好奇心，已經被引發到了極點，他實在不想弄壞那一層樹皮，而且，盒子已經可以拆開，也不必急在一時。

高斯將盒子拿在手中，看了一會，又小心翼翼，拆下另一塊來，木盒看來是由許多塊不規則的小木塊拼成的，手工精密得高斯拆一塊，讚嘆一塊，而且，不是拆開最後三塊，似是不能取出盒中的東西來。等到拆開了最後三塊，盒中的東西十分沉重，「拍」地落在桌面上。

高斯忙將盒中的東西，拿在手中，找到了那層樹皮的摺口，小心挑了開來，將樹皮揭開。

樹皮一揭開，裏面是已經乾了的，長方形的一團泥。高斯當然可以肯定，還有東西在泥裏面，因為泥團決不會如此之重。

他將泥團在桌面上輕輕放着，乾了的泥團，很容易就裂了開來，泥團才一裂開，高斯就覺得眼前金光一閃，接着，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！

他將泥屑完全剝落之後，顯露出來的那東西放在桌上，一面不斷用手，鑿自己的額角，告訴自己，其實早就應該料得到，那小木盒體積如此小，而拿在手上這樣沉重，盒中的東西，除了金子，不會是別的東西！

那當然是黃金，而且一定是純度極高的黃金，不然，不會有這樣的份量和光澤。

那並不是一塊黃金，而是一個黃金鑄成的小人像，約有四吋長，看來和盒上的浮雕一樣，雙手交疊放在胸前，頭上有巨大的頭飾，在金像上可以看得十分清楚，那頭飾是一頂大帽子，所以整個小金人像，看來十足是一個土人部落的酋長。

一個金子打成的酋長人像，放在這樣精巧的一隻木盒之中，高斯完全迷惑了，完全無法理解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！他不斷翻來覆去看那金子人像，又想起那老頭子開價兩千披索，實在太便

宜了，別說這金像是一個極其精美的手工藝品，僅是黃金本身的價值，也遠遠不止兩千披索！

可是，那老頭子爲什麼忽然之間要拋棄這樣有價值的東西而逃走呢？

過了好久，高斯才想起那層樹皮來，那層樹皮上好像有文字，高斯忙將樹皮翻了過來。一點也不錯，樹皮上確有文字，是用一種棕紅色的墨汁寫上去的，可是高斯却一點也看不懂那種古怪、扭曲的文字。

這時候，高斯除了迷惑之外，心情也是興奮之極，這個島上的土人，不但有那麼精巧的手工藝技能，而且還有着自己獨特的文字，這種發現，一經報導，那真正是可以轟動全世界了！當然，單憑手頭的這些資料，是不够的，他需要和土人直接接觸。高斯有了主意，興致沖沖，搬出攝影器材，將一切全抬了下來，那花了他不少時間，等他鬆一口氣，完成了攝影工作之際，太陽已西沉了，高斯又自己動手，弄了一頓豐富的晚餐，然後，回到屋中，點起油燈，在樹皮組成，鋪着乾草的床上躺了下來。

在忙着攝影的時候，還不覺得怎麼樣，這時天黑了，躺了下來，高斯才覺得不是味道：實在太靜了！高斯並不是怕靜，而是他想起了一連串無可解釋的怪事，那些菲律賓人看來在這島上住了很久，如果不是有極度的恐懼，是決不會在三分鐘之內就放棄一切逃走的！

那些人爲什麼肯作那麼大的犧牲呢？難道這隻木盒，這木盒中的金人像，是什麼凶兆的象徵？

高斯在躺下來的時候，一直將那隻金像握在手裏，有時候放在額頭上，那金像被他握得有點

微溫，他忍不住又起來仔細看了一眼，心中的那種不是味道，也漸漸成了一種恐懼的感覺。可是事實上，四周圍靜得出奇，一點異象也沒有，日間的活動使高斯疲倦，他重又躺下之後不久就睡着了。在熟睡中，高斯做了一個夢，夢見他自己在海上飄流，海浪很大，他的身子在不斷搖晃着，那些海浪打上身來，使他感到很痛，那種痛楚，終於令得他醒了過來。當他醒過來之後，他才發現，那並不是惡夢，他的身子真的在搖晃，而且，痛楚也是真的，那是濃密的樹枝，不住拂打在他身上所造成的。

高斯一時之間，還弄不明白那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情形，但是在他試圖活動身子而未果之後，他立時知道自己是在什麼樣的情形之下了！

他的處境顯然極之不妙，他的手，是全被綁着，連同他的身子，一起被結結實實地綁在一根圓木之上，而那根圓木比他人還長，被人抬着，在密林之中前進！

天色十分黑，高斯的臉又向着上，身子也不能轉動，所以他根本無法弄清楚抬着他向前走的是什麼人，而密林之中多種樹木的枝葉又如此茂密，枝葉不斷拂打在他的身上、臉上，十分疼痛。

高斯又驚又怒，陡地叫了起來，道：「你們是什麼人！快放我下來！」

高斯叫了幾聲，他的叫聲，好幾次被整枝向他臉上拂過的枝葉打斷，可是抬着他的人像是根本完全聽不見。

幸好不久就出了密林，高斯勉力移動着頭部，向旁看去，可是不論他如何努力，他還是只能

看到在他腳前的那個人的頭部背後。他看到那人的頭髮，梳成一個奇形怪狀的髻，那人的膚色，又好像很黑。高斯又道：「你們是什麼人？是島上的土人？爲什麼將我綁起來？」

仍然沒有回答，高斯已被抬到了一個山洞之前。

高斯不知道接着會有什麼事發生，但是這樣子被人細綁着抬着向前走，無論如何不是一件愉快的事，叫喊既然沒有用，高斯就開始掙扎。可是他掙扎的結果，是那根圓木，在抬着他的兩個人的肩膀上，轉了半轉，他由臉向上而變得臉向下了！

這時，他已經被抬進了山洞，山洞中有火光漸漸移近來，高斯變成了臉向下，他只能看到走過來的人的下半身，他看到，和抬着他走的人一樣，走過來的兩個人，顯然是握着火把的，全都穿着一種灰白色的麻織成的長袍。

高斯一看到這種長袍，立時就想到了那個老者！那個要將小木盒以二千披索賣給他的老者，穿的就是這樣的白袍！高斯又叫了起來，道：「放我下來！」

想不到這一次，居然有了反應，也不知是那一個人，伸手在他的後腦上，拍了兩下，那兩下雖然拍得不重，但那顯然不是有禮貌的動作，接着便聽得有人道：「靜一點，你很快就會知道了！」那人講的，居然是相當純正的英語！這時候，高斯也知道，事情決不是那麼簡單了！一直到他聽到這兩句話之前，他都認爲自己一定是落在與世隔絕的土人手中，他轉過許多念頭，全是朝這方面去想的。

可是在聽到了那兩句話之後，他可以肯定，那些人，決不是什麼土人！與世隔絕的土人，沒

有可能會講純正的英語！而這些人如果不是土人，那又是什麼人？高斯開始冒汗，他的聲音也有點嘶啞，道：「你們究竟是什麼人？」

這一次，他沒有得到回答，只是後腦上又被人拍了兩下，只不過這兩下却拍得相當重，重得足够使高斯知道，如果他再出聲的話，一定會有苦吃！

高斯只好忍着氣，火光在他前面閃耀，他繼續被人抬着向前走，那山洞又深又狹窄，不一會，居然聽到了流水聲，由於高斯的臉向着下，所以他可以看到，山洞中有一道相當湍急的河流，向深處流去，在流水中，有幾艘獨木舟泊着，而他立時被重重放進獨木舟之中，臉向着下，獨木舟晃動了幾下，有人上了舟，獨木舟立時順着湍急的流水向前駛了出去。

到了這時候，高斯心中的好奇心，已經勝過了他的恐懼心。這條山洞中的地下河流，他曾聽得「店主人」說起過，「店主人」並且還提及，那是通向島中心山區內土人部落的唯一通道！可是照如今情形看來，住在島中心的顯然不是什麼土人部落！

獨木舟在湍急的流水中間前駛，好像有人用腳踏住了高斯身上的圓木，所以高斯的身子，並沒有隨着獨木舟的左右搖晃而滾來滾去。那條地下河道的水流越來越急，突然之間，高斯覺得已出了山洞，一陣清風吹過來，獨木舟打着轉，漸漸停了下來。

獨木舟一停，高斯立時又被抬了起來，這一次，他倒有機會看清抬他的其中一個人，那人的膚色的確很黑，穿的是灰白色的麻質長袍，神情很兇惡，而更令得高斯吃驚的是，那人的腰帶上，插着一柄大型手槍！

高斯不禁苦笑了起來，他到這個島上來的目的，是來探訪居住在島上的原始土人部落的，可是如今，他却遇到了佩有手槍的「土人」！

這些「土人」究竟是什麼人物？他會有什麼結果？高斯越想越吃驚，背上不禁淌下冷汗來。他仍然被這兩人抬着，一直到抬進了一間茅屋，那根圓木才被豎了起來。

圓木被豎起之後，照說，他應該比被人打橫抬着走舒服得多了——如果他是頭上腳下的話。可是那兩個將圓木豎了起來的人，却將他頭下腳上倒放着，而且那兩人一豎起圓木之後，立時準備退出屋子去。

高斯不禁大叫了起來，道：「喂，你們將我放倒了！我的頭在下面，你們弄錯了！」

那兩個人根本不理高斯，就走了出去。頭下腳上被倒過來豎着，高斯對於瑜珈術又沒有什麼研究，當然不舒服到了極點，他還想再叫，却見到一個人從裏面走了出來，道：「他們沒有弄錯，將你倒過來放，可以使你的頭腦多得點血液，比較清醒些！」一聽得走出來的人那樣說法，高斯不禁苦笑了起來。

雖然他被頭下腳上倒放着，仍然一樣可以看到眼前的情形，不過看出來的情形有點怪。他看到走出來的那個人，穿着一套軍服，腰際的皮帶上，一樣有着手槍，有一點相當奇特的是，那人的頭上，戴着一頂只有回教徒才戴的帽子，那人的眼向下垂，顯然也在望着高斯。

高斯吞下了一口口水，道：「你們究竟想將我怎樣？」

那人拉過一張竹椅，坐了下來，冷冷地道：「你說日語好了，我懂！」